

香港子夜

张君默



香港之夜

张君默 □ 花城出版社

香 港 子 夜

张 君 默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插页 135,000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2,800册

书号 10261·852 定价 1.35元

目 录

一杯咖啡	1
江湖岁月	14
在台北的酒店里	24
夜女郎	43
从香港来的商人	49
“捞家婆”的名声	93
碧潭故事	106
香港子夜	119

一杯咖啡

再来一杯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我也不会醉。我要喝葡萄酒美酒加咖啡，一个人喝咖啡不用你来陪。过去的事儿我不怪谁，过去的事儿绝不后悔，请你不必来找我，我要喝杯苦咖啡！

.....

晚饭后，廖福全听着这首歌，正感到无聊，忽然接到李大祥的电话，很是高兴，即刻便去梳洗，并且吩咐妻子替他把那套新做的西装拿出来。

“干吗福全？这么晚了，穿得这么整齐去见谁？”廖太太诧异的问丈夫。她深知丈夫的性子，平日就算是上班，也是穿得很随便，要不是有些较重要的饮宴，也不轻易穿得毕挺整齐的。照福全的解释，要是穿了新西装新皮鞋和漂亮领带，走起路来为了配合一身体面的衣着，人就得要神气点，便不得不挺起胸膛，堆上一个绅士的笑容，碰上谁也得客气有礼地寒暄一番，这是最不舒服的事。

这时只见丈夫在吹着口哨，边对着镜子结新领带，边跟她说话：“有好节目啦，就是不知道你放不放心？”

“去夜总会还是酒家？”廖太太半分醋意也没有。她这丈

夫，是叫她最放心的。

廖福全也不是个惯于说笑的人，接着便道出了真相：“刚才李大祥打电话来，说带我到一个地方去喝咖啡。”

廖太太诧异得瞪大眼睛，“单是喝咖啡，还是另外有别的重要朋友？”

“没别的朋友，只是我和他；你也可以一块去的。”

廖太太不禁失笑起来：“你要是和女朋友一块去，穿得这么漂亮整齐还好说；只是和李大祥去，我要不说你是发神经也不行了！”

“你也去吗，太太？李大祥说，那个咖啡座，格局高雅得不得了，是在文华酒店里面，去见识一下吧！”廖福全兴致勃勃的说。

“我才不去，”他太太撇一下小嘴，“喝杯咖啡也要这么隆重，象是赴大宴会似的！”

“李大祥说，到那种地方，千万别穿得寒酸。那里的侍者，也是穿着煌然的金钮扣制服；守门的，还穿得象个印度王子，气派是吓死人的！”

“那种地方也配你们去？”

“要是吃餐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敢去。一个餐，最普通的也要港币二三十块钱，但是李大祥那家伙就知道门路，他知道那里最便宜的便是黑咖啡，不过是三块钱一杯。”

廖太太听得咋舌道：“这么贵！我们街口那间餐室只是七角钱一杯；就是路口的那间餐厅，也不过是一块二毛！”

廖福全这时穿起了外衣，对着镜子看自己，笑着说道：“所以这才要见识一下。别的就喝不起，三块钱一杯咖啡，偶然喝一两杯还是可以的。”

“喝了会长肉不是？”廖太太笑着问。

“不一定会长肉，但是看看人家的豪华气派就值回了。听说那里的地毯有二寸厚，由大门口一直铺到里面，还有些女侍应，漂亮得象天仙一样。”

“那你就多看几眼吧！”廖太太失笑起来，却又补充一句，“就是怕你们只喝几块钱的咖啡，人家会看不上眼！”

这时廖福全从镜子里看见自己果然神气活现。穿得这么好，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穷措大还是百万富翁。香港这地方，“就时常是大富翁和穷鬼混在一块，只要你穿得象点样子，那些眼高于额的侍应，也不太敢怠慢你的。

“太太，你替我看看，还可以吗？”

他太太看得不知好气还是好笑，说：“那么快去吧，够漂亮了。有漂亮的女侍应，就顺便带个回家吧！”

廖福全听得很是高兴，便要告别妻子出门，但是廖太太却关心的问他：“去那种地方，身上多带点钱才好，不要老远的跑去出洋相！”

“你放心好了。我和李大祥说好了，公司制，各付各的。只喝杯咖啡，三块钱再加一小帐，是三块三毛，大不了四块钱，找回的七毛钱也不要，算起来，是百分之三十三的小帐，算是百万富翁也不会有这么阔绰的出手！”

廖太太差点没给他气死，只说：“太阔佬，还是早点回来吧，我等你的门。”

晚上八点钟，我们便看见一个西装笔挺、皮鞋闪亮的绅士型男子，走下老爷电车，站在路边等朋友。那是谁？就是金山贸易公司的职员廖福全。

他等了一会，便和李大祥会上了。两个人今晚都有很高

的兴致，这时由李大祥作向导，信步往大道那边走去。

文华酒店果然气派非凡，平日廖福全也偶然在门前走过，它那种辉煌的气象令他有点目眩，给震慑得不敢直视。只见那大班绅士贵妇淑女进进出出，那些穿了红衣金钮扣的守门人，总是毕恭毕敬的为他们拉车门和挽行李。

今晚，廖福全跟着李大祥，虽然有恃无恐，但仍总不免有点儿胆怯。走完了几级体面的石级，小台阶上果然就开始铺上厚甸甸的地毯，他小心翼翼的踏上去，脚下便象踩上了一片云，软绵绵，飘飘然，真有点不知身在何方之感。

李大祥装出一派进出惯了这等场合的样子，低声笑着跟他说：“几块钱一杯咖啡，让你踏一下地毯，抹一下鞋底的泥污，就已经值回了。”

廖福全其实不用他说，也早就这样觉得了。这时不免下意识的用力踩在地毯上，地毯登时给踩出一个明显的脚印；回头看看，只见他那些脚印，渐渐的又消失得无踪无影。

走完那道台阶，再上一道自动楼梯，一个华丽空洞的大堂展现在他眼前。李大祥遥指着一个门口，告诉他那便是咖啡座。他看见一串亮晶晶的字是：“Coffee Shop”。

正在暗暗高兴幸而有李大祥这只识途老马，不然他这一生也许没有胆量踏进这里来的时候，突然，他看见一对互相搂着腰的男女，正好从电梯里走出来，不免为之一怔。

那男人半秃了脑瓜，腹部隆然，神气地咬着支大雪茄。那是谁？便是他们贸易公司的方经理。那艳丽高贵的女子呢？也不是别人，竟是他们公司的前任女秘书茱蒂小姐。

这时他心不免中狂跳不止，大为失措，要想回避，已经来不及。双方是迎面而至，相距不过一二十步，显然的，他

们已经看见他了。

廖福全想，要是这时突地别过脸去，或者拉了李大祥拨转方向，就有点太不礼貌，太小家子气。人家也毫不在乎的迎面走来，他何不显得大方一点，跟他们打个招呼，这反而会得体一点。

他立即强行将自己镇定下来，装得十分从容自然，含着笑，跟方经理和茱蒂他们点点头；走近了，便轻声招呼一句：“方经理！”

奇怪的是，方经理竟是昂着脸，那支大雪茄翘起有半天高；而娇媚的茱蒂，将脸庞贴在方经理的肩头上，象是全没看见他一般，走过去了。

这使他有点失神。

“你认识那个男人？”李大祥看见他的呆模样，忍不住问。

廖福全一时间想不透这一刹那间的事，对于李大祥的问话，只是支吾以对。

酒店内装设的是一流的气温调节系统，然而这时，廖福全竟是全身发热，额上颈上还冒出了汗。掏出手帕来擦着，怔忡而胆怯的回过头去，看见那个肥胖臃肿的和纤小性感的背影，仍是亲密地靠在一起，随着自动楼梯，冉冉地降下去。

“怎么，很热吗？”李大祥诧异地问他。

“有一点。”他失神地回答。

一起走进咖啡座，里面果然有一番独特的风味。一眼望过去，全是梦里的那片浅红色。男侍应年青英俊，十分有礼；女侍应是一式的洋旗袍。廖福全这时竟是无心欣赏眼前的一切。

李大祥要了两杯爱尔兰咖啡，侍女侍应走开，便低声跟廖福全说：“黑咖啡是三块钱，爱尔兰咖啡是六块，还是试一试爱尔兰咖啡吧。”

“什么是爱尔兰咖啡？”廖福全心不在焉。

李大祥说：“等会你看看就知道了，以前没喝过吧？”

廖福全摇摇头，心里想：原来方经理这么风流，竟然背了太太跟女秘书来酒店。

“这些金丝绒沙发，坐得人好舒服！”李大祥说。

廖福全用手摸一下沙发，点点头，心里怔忡的想：到底他们有没有见到我？

音乐飘起来。暗沉沉的一角，有一架钢琴轻轻的在伴着一只小提琴。站在钢琴旁边的小提琴手，在奏着一首贝多芬的小夜曲。

李大祥指给他看：“还有乐师在奏曲。几块钱的享受，当真哪里去找！”

廖福全往那黝暗的角落望过去，心里又想：莫不是方经理认为我不识好歹，不该在这种时候跟他打招呼？

好一会，一个高高的侍者推了一辆精巧的银质小车，来到他们跟前停下，开始为他们调制爱尔兰咖啡。

廖福全觉得侍者的表演很奇怪，先是将一些威士忌酒倒进两个高脚杯子里，用打火机点上火，霎时便看见透明的杯子，燃烧起一股蓝色的火焰。烧了一会杯子，趁杯底里还余下些酒液，便将黑色的咖啡、鲜牛奶等加进杯子里，有如人家魔术师在变戏法。

廖福全看得有点目瞪口呆，不其然的便想：就算是方经理没有看见我，茱蒂小姐跟我是同过事的，也会认得出我，

何况又是大家迎面走得这么近。……

高脚杯的火焰熄了，咖啡也调好了，侍者最后在上面加上一点鲜忌廉，便送到他们跟前来。那些忌廉，看来象是一座飘在海洋上的冰山。

“小心，很烫的！”李大祥在提醒他。

廖福全伸出手指去碰碰杯子，果然烫得很，要是冒冒失失的将嘴唇凑上去，准会烫破唇皮。

“六块钱一杯，别的不算了，单是看这样的烧杯表演，便已经值回了。”李大祥十分有兴致的说。

“嗯！”他回答。

李大祥诧异地瞪住他，拉紧了眉毛问道：“福全，你怎么了？才进来，便象是有点失魂落魄的！”

“嗟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！”他陪着笑回答，“这里果然不错！”他心里无法宁静，想的是，真该我倒霉！好好的，为什么会跑到这里碰上这个尴尬场面……

李大祥看他如坐针毡，不禁笑起来挖苦他一下：“这些金丝绒沙发，看来是会刺屁股的！”

“嗟，是的——嗟，不是，嘻嘻！”

酒店的咖啡座，情调算是最好，但对于现在的廖福全来说，却是意兴索然。想着刚才的事，脸上热一阵心里又冷一阵，越想就越发是发毛。才坐了不到半小时，喝完了那杯爱尔兰咖啡，也不知是怎样的滋味，便提议回家。

李大祥觉得十分扫兴，只好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有点古怪。这样再坐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，那就走吧。”

走出酒店，廖福全透过了一口气，又象没透过一口气。刚才走进去的时候轻轻松松，这时竟是沉重而恍惚，心中只有

一句话：早知会这么样，就不走进这该死的文华酒店！

回到家里，是十点钟还没到，开门给他的妻子，打趣地问：“怎么样？那些迷人女侍应，有看上的没有？”

他象是没听见妻子的话，只是失魂落魄的走进厅子，坐到椅子上，就一迭连声的抱怨起来。

廖太太细心看一眼丈夫，见他竟是脸青唇白，有点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不禁诧异的问：“失了预算，收得很贵是不是？”

廖福全摇着头，苦着脸说：“这真的叫做倒楣！倒了他祖宗十八代的楣！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太太走到他身旁去。

“要是因为这样，我回去给辞退了，就真是白费了一场辛苦了！我是好不容易才给升到现在这个副主任的。打洋行工，有一千五百块一个月，不是容易的呀太太！”

“你是在公司做错了事？”廖太太有点担心的追问。

廖福全便将怎样碰见他们经理拥着女秘书走出酒店的事，细说了一遍，接着道：“太太，你说这件事是不是很尴尬？”

廖太太点头说：“真是太巧了。他在做对不起太太的事，当然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。”

“我就是在担心这件事！要是我当时识相一点，当作没看见，不跟他们点头招呼，大概会比较好一点。糟的是我一点儿也不机灵，还要唤他一声方经理。”

“他是在生你的气，所以故意不理你了？”廖太太蹙着双眉问。

“看来是的。要是这样，他从此对我有了顾忌，怕我会乱说出去，可能会找个借口，把我辞退了的。”他用手撑着额

角，烦乱不堪地摇着头，“真是神差鬼使！他妈的李大祥，好好的打这个电话来约我出去干吗！”

廖太太不想增加丈夫的忧虑，改而劝慰说：“看来不至于会这么严重吧？何况你又不是那种喜欢说别人闲话的人；又或者，他们当真是没有看见你也说不定。”

“不会的不会的，”廖福全连连摇着头，“老远的，我就看见他们是向我望过来，要不然，我也不会还相隔得那么远，便跟他们微笑点头打招呼的。”

“那么，李先生怎说？”

“李大祥根本就不知道我碰见方经理的事，我对他是只字没提。”

“算了吧。”廖太太叹了口气，“好好的到那些鬼地方去喝什么咖啡！快进去换过衣服，洗洗脸，上床休息吧。明天一早，还要起来上班。”

廖福全呆了一会，只好换了睡衣上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今夜的事在他脑子里还是纠缠不清，以至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成眠。半夜里他推醒了太太，喜悦的说：“太太，我想到了，方经理和茱蒂小姐，可能真是没看见我的。”

他太太惺忪的回答：“还是睡吧，福全，明天你要上班。”

“我有两个理由可以肯定他们是没看见我的。”他喜滋滋的说，“一对热恋中的男女，往往眼睛只看见他们的爱人，此外就什么也视而不见。比如我以前和你谈恋爱的时候，许多朋友都说在街上碰见过我们，但是迎着面，我们也没看见人家。第二个理由，就是我今晚穿得实在很整齐漂亮是不是？”

他太太梦呓般回答：“你是穿得象个银行大班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他兴奋的说下去，“平常在公司里，方经理和莱蒂小姐，看见我穿得都是很随便的，现忽然穿得这么有派头，又是出现在那种体面的地方，真有可能认不出我的。”

“这你就该放心了，睡吧睡吧！”他太太疲倦的说。

他这便真的全放了心，含笑入睡。但是天麻麻亮，一觉醒来，半夜里的想法，忽地全给推翻。焦虑烦恼，悔恨抱怨，又象魔鬼一样倏地附到他的身上。

这一天回到公司，小心翼翼地留意着方经理的脸色，但除了看见方经理几次匆匆进出经理室之外，就看不出其他什么，而他仍在提心吊胆，仿佛感到，这是暴风雨前的沉寂。方经理自然没有指着他鼻尖，拍着桌子骂他的理由的；要处理他也真简单，一声解雇，多给他一个月薪水就可以打发了他廖福全上路。理由么？公司人才过剩，用不着他了。

要在平日，方经理总有些大事小事，会有一两次唤他进经理室去吩咐，但是今天直到下午，还是让他坐冷板凳，使他的不安情绪，越来越厉害。

这当儿，同事金生和毕小姐双双走了过来。毕小姐笑道：“廖先生今天好奇怪，我们一整天没见你开过口说半句话。”

金生端详一下他，关切地问：“怎么有点脸青唇白的？象是有心事，又象是不很舒服，到底是哪一件？”

廖福全当然不会将昨说的悬心事和盘托出，只是支吾应对，甚至问非所答，有点神不守舍。金生和毕小姐，平日跟他是甚为融洽的，这时看见他的情形，就更是关心，仔细垂询。毕小姐还劝他，要是不舒服，就该请一两天病假休息一下，金生还请纓帮忙料理他案头的工作。

他给缠得烦躁不堪，但又不好将他们赶开，正好这时

候，蓦地看见方经理站在经理室门口反手叉着腰，往他这边张望过来。他心里卜地一跳，忙说：“方经理望过来了！”

本来，金生和毕小姐他们，也并不怎样怕方经理，但给廖福全这样紧张的表情一吓，下意识的一怯，立即便散开，油油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去。

廖福全象是看见方经理今天的脸色很不好，不久他进入经理室，便听得他斥骂杂役的声音。他心想，这回可真糟糕透顶，方经理本来已经在顾忌他的了，现在又看见他和同事交头接耳，一定以为他是说着昨晚所见到的秘密。要是能够让他直接向方经理解释明白一下这该多好，但这举动是不合理的。真教他焦灼，惶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以后的一连几天，廖福全每天回到办公室，总是战战兢兢，诚惶诚恐，极力避免再和同事交谈。他当然不会跑去跟人家说话，就算是人家到他跟前来，也立即逃跑似的，不是去文件柜取文件，就是去洗手间。虽然这样可以避免了会再次增加方经理对他的误解，但该死的，却是那些同事，这些天来，象是老爱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，小声说大声笑。有好几回方经理带着疑惑的目光隔远瞪视他们，他气急得想冲上去将他们驱散。

这样过了不到十天，日子却长得如同一个世纪，难过得要命。患得患失的情绪，将他折磨得很苦，以至消瘦苍白不堪，夜夜失眠，神经异常紧张。廖太太看着丈夫这样下去，总不是个办法，便劝好劝歹的，将他劝了去看医生。医生为他检查的结果，认为他是患了极度的神经衰弱，需要将心理上的威胁解除才行，不然，药物到底也是无济于事的。

这一天他又回到写字间去。别人看来，他是在埋头做着

份内的工作，其实他是在提心吊胆的留意着写字间的动静。想想快要月底了，方经理当然是会在月底趁着发薪的日子，将他辞退，是顺理成章的了。

不久，杂役走过来告诉他，方经理唤他进去。他听得心里一跳，情绪立即激动起来，一咬牙，跌跌撞撞的冲进经理室去。

方经理看见一向稳重踏实的廖福全，竟是这样冒失，眼神脸色，又是这么难看，不免一怔；正待开口吩咐他处理一些文件，却听得廖福全气急败坏的分辩道：“方经理，你和茱蒂小姐去酒店的事，我是守口如瓶，根本就没跟谁说过！”

方经理听得猛地一怔。事实上，那天晚上，他和茱蒂当真没有认出廖福全。“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”他气恼地瞪着眼睛问。

廖福全仍是激动的解释：“我真的没跟谁说过，我不是那种随便说别人闲话的人！你千万别误会，看来只有马医生才最同情和了解我的。”

方经理诧异的问：“就是我们公司的顾问医生马百里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只是告诉过他。他说我是为了这件事，有了心理威胁，所以变得神经衰弱！”这时他有点声泪俱下，哀恳地说：“方经理，你的事，我真是守口如瓶的！”

方经理这时脸孔唳地变了颜色，指着他的鼻尖，拍案骂道：“你还说是守口如瓶？你知道马医生是谁？他是我的小弟，是我太太的弟弟！”

廖福全听得瞠目结舌，冷汗涔涔地从额角上掉下来。

“你这家伙，我要是留着你，好事只有变成坏事！你到会计部去多领一个月的薪水，马上给我滚！”方经理咆哮起

来。

廖福全听得心胆俱裂，一霎间，又仿佛感到有些莫明的轻快。

一九七三年